

第八十三回

心猿識得丹頭

姹女還歸本性

却說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，沙和尚近前問曰：「師父出來，師兄何在？」八戒道：「他不算計，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。」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：「你師兄在他肚裏哩。」八戒笑道：「臟殺人在肚裏做甚？出來罷！」行者在裏邊叫道：「張開口，等我出來！」

那怪真個把口張開。行者變得小小的，躡在咽喉之內，正欲出來，又恐他無理來咬，即將鐵棒取出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」！變作個棗核釘兒，撐住他的上脖子，把身一縱，跳出口外，就把鐵棒順手帶出，把腰一躬，還是原身法像，舉起棒來就打。那妖精也隨手取出兩口寶劍，叮噹架住。兩個在山頭這場好殺——

雙舞劍飛當面架，金箍棒起照頭來。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體，一個是地產精靈

姦女骸。他兩個恨衝懷喜處，生響大會垓。那個要取元陽成配偶，這個要戰純陰結聖胎。棒舉一天寒霧漫，劍迎滿地黑塵篩。因長老拜如來，恨苦相爭顯大才。水

火不投母道損，陰陽難合各分開。兩家鬪罷多時節，地動山搖樹木摧。

八戒見他們賭鬪，口裏絮絮叨叨，反恨行者，轉身對沙僧道：「兄弟，師兄胡纏！方纔在他肚裏，輪起拳來，送他一個滿腔紅，爬開肚皮鑽出來，却不了帳。怎麼又從他口裏出來，却與他爭戰，讓他這等猖狂！」沙僧道：「正是。却也虧了師兄深洞中救出師父，返又與妖精厮戰。且請師父自家坐着，我和你各持兵器，助助大哥，打倒妖精去來。」八戒擺手道：「不，不，不！他有神通，我們不濟。」沙僧道：「說那裏話！都是大家有益之事。雖說不濟，却也放屁添風。」

那馱子一時興發，掣了釘鈿，叫聲「去來！」他兩個不顧師父，一齊駕風趕上，舉釘鈿，使寶杖，望妖精亂打。那妖精戰行者一個，尙是不能，又見他二人，怎生抵敵，急回頭，抽身就走。行者喝道：「兄弟們趕上！」那妖精見他們趕上來，即將右脚上花鞋脫下來，吹口仙氣，念個咒語，叫「變！」即變作本身模樣，使兩口劍舞將來，將身一幌，化一陣清風，徑直回去。這番也只

說戰他們不過顧命而回，豈知又有這般樣事！——也是三藏災星未退，他到洞門前，牌樓下，却見唐僧在那裏獨坐哩；他就近前一把抱住，搶了行李，咬斷韁繩，連人和馬，復又攝將進去不題。

且說八戒閃個空，一鈿把妖精打落地，乃是一隻花鞋。行者看見道：「你這兩個獸子看師父罷了，誰要你來幫甚麼功！」八戒道：「沙和尚，如何麼？我說莫來。這猴子好的有些夾腦風。我們替他降了妖怪，返落得他生報怨！」行者道：「在那裏降了妖怪？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，使了一個遺鞋計哄了，——你們走了，不知師父如何，我們快去看看！」三人急回來，果然沒了師父；連行李、白馬，一並無踪。慌得個八戒兩頭亂跑，沙僧前後跟尋。孫大聖亦心焦性燥，正尋覓處，只見那路旁邊斜軀着半截兒韁繩。他一把拿起，止不住眼中流淚，放聲叫道：「師父啊！我去時辭別人和馬，回來只見這些繩！」正是那「見鞍思俊馬，滴淚想親人。」

八戒見他垂淚，嚇得仰天大笑。行者罵道：「你這個夯貨，又是耍散火哩！」八戒又笑道：

「哥啊，不是這話。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去了。常言道：『事無三不成。』你進洞兩遭了，再進去一遭，管情救出師父來也。」行者揩了眼淚道：「也罷，我還進去。你兩個沒了行李馬匹，心却好生把守洞口。」好大聖，即轉身跳入裏面，不施變化，就是本身法相，真個是——

古怪別腮心內強，自小爲怪神力壯。高低面賽馬鞍轡，眼放金光如火亮。渾身毛硬似鋼針，虎皮裙繫明花響。上天撞散萬雲飛，下海混起千層浪。當天倚力打天王，攆退十萬八千將。官封大聖美猴精，手中攢使金箍棒。今日西方任顯能，復來

洞內扶三藏。

你看他停住雲光，竟到了妖精宅外，見那門樓門關了，不分好歹，輪鐵棒一下拽開，闖將進去。那裏邊靜悄悄，全無人跡；東廊下不見唐僧；亭子上桌椅，與各處家伙，一件也無。原來他的洞內週圍有三百餘里，妖精巢穴甚多。前番攝唐僧在此，被行者尋着，今番攝了，又怕行者來尋，當時搬了，不知去向。惱得這行者跌脚搥胸，放聲高叫道：「師父啊！你是個晦氣轉成的唐三藏，災殃鑄就的取經僧噫！這條路且是走熟了，如何不在却教老孫那裏尋找也！」

正是吹喝爆爆之間，忽聞得一陣香風撲鼻，他回了性道：「這香煙是從後面飄出，想是在後頭哩。」拽開步，提着鐵棒，走將進去看時，也不見動靜，只見有三間倒坐兒，近後壁却鋪一張龍吞口雕漆供桌，桌上有一個大流金香爐，爐內有香煙馥郁。那上面供養者，一個大金字牌，牌上寫着「尊父李天王位」；略次些兒，寫着「尊兄哪吒三太子位」。行者見了，滿心歡喜，也不去搜妖怪，找唐僧，把鐵棒捻作個繡花針兒，插在耳朵裏，輪開手，把那牌子並香爐拿將起來，返雲光，竟出門去。至洞口，唏唏哈哈，笑聲不絕。

八戒沙僧聽見，掣放洞口，迎着行者道：「哥哥這等歡喜，想是救出師父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消我們救，只問這牌子要人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這牌子不是妖精，又不會說話，怎麼問他要人？」行者放在地下道：「你們看！」沙僧近前看時，上寫着「尊父李天王之位」，「尊兄哪吒三太子位」。沙僧道：「此意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這是那妖精家供養的。我闖入他住居之所，見人跡俱無，惟有此牌，想是李天王之女，三太子之妹，思凡下界，假扮妖邪，將我師父攝去。不問他要人，却問誰要你兩個？在此把守，等老孫執此牌位，竟上天堂，玉帝前告個御狀，教

天王爺兒們還我師父。」

八戒道：「哥啊，常言道：『告人死罪得死罪。』須是理順，方可爲之。况御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？你且與我說，怎的告他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有道理。我把這牌位，香爐，做個證見，另外再備紙狀兒。」八戒道：「狀兒上怎麼寫？」行者道：

「告狀人孫悟空，年甲在牒，係東土唐朝西天取經僧唐三藏徒弟，告爲假妖攝陷人口事。今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，閻門不謹，走出親女，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，迷害人命無數。今將吾師攝陷曲蘧之所，渺無尋處。若不狀告，切思伊父子不仁，故縱女氏成精害衆。伏乞憐准，行拘至案，收邪救師，明正其罪，深爲恩便。有此上告。」

八戒沙僧聞其言，十分歡喜道：「哥啊，告的有理，必得上風。切須早來，稍遲恐妖精傷了師父性命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快！我快！多時飯熟，少時茶滾就回。」好大聖，執着這牌位，香爐，將身

一縱，駕祥雲，直至南天門外。時有把天門的大力天王與護國天王見了行者，一個個都控背躬身，不敢攔阻，讓他進去。直至通明殿下，有張葛許邱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：『大聖何來？』行者道：『有紙狀兒，要告兩個人哩。』天師吃驚道：『這個賴皮，不知要告那個。』無奈，將他引入靈霄殿下啟奏。蒙旨宣進，行者將牌位香爐放下，朝上禮畢，將狀子呈上。葛仙翁接了，鋪在御案。玉帝從頭看了，見這等這等，即將原狀批作聖旨，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到雲樓宮宣托塔李天王見駕。行者上前奏道：『望天主好生懲治，不然，又別生事端。』玉帝又吩咐：『原告也去。』行者道：『老孫也去。』四天師道：『萬歲已出了旨意，你可同金星去來。』

行者真個隨着金星，縱雲頭，早至雲樓宮。原來是天王住宅，號雲樓宮。金星見宮門首有個童子侍立，那童子認得金星，即入內報道：『太白金星老爺來了。』天王遂出迎迓；又見金星捧着旨意，即命焚香。及轉身，又見行者跟入，天王即又作怒。你道他作怒爲何？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，玉帝曾封天王爲降魔大元帥，封哪吒太子爲三壇海會之神，帥領天兵，收降行者，屢戰不能取勝，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響氣，有些惱他，故此作怒。他且忍不住道：『老長庚，你

實得是甚麼旨意？」金星道：「孫大聖告你的狀子。」

那天王本是煩惱，只聽見說個「告」字，一發雷霆大怒道：「他告我怎的？」金星道：「告你假妖攝陷人口事。你焚了香，請自家開讀。」天王遂接了旨意，設了香案，望空謝恩。拜畢，展開旨意看了，原來是這般這般，如此如此，狠得他手撲着香案道：「這個猴頭！他也錯告我了！」金星道：「且息怒。現有牌位，香爐，在御前作證，說是你親女哩。」天王道：「我止有三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大小兒名金吒，侍奉如來，做前部護法；二小兒名木吒，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；三小兒名哪吒，在我身邊，早晚隨朝護駕。一女年方七歲，名貞英，人事尚未省得，如何會做妖精？不信，抱出來你看。」——這猴頭着實無禮！且莫說我是天上元勳，封受先斬後奏之職，就是下界小民，也不可誣告。律云：「誣告加三等。」叫手下：「將縛妖索把這猴頭細了！」

那庭下擺列着巨靈神，魚肚將，藥義雄帥，一擁上前，把行者細了。金星道：「李天王莫闖禍啊！我在御前同他領旨意來宣你的人。你那索兒頗重，一時細壞他，闖氣。」天王道：「金星啊，似他這等詐僞告擾，怎該容他？你且坐下，待我取砍妖刀，砍了這個猴頭，然後與你見駕回。」

旨』金星見他取刀，心驚胆戰，對行者道：『你幹事差了，御狀可是輕易告的？你也不訪的實，似這般亂弄，傷其性命，怎生是好？』行者全然不懼，笑吟吟的道：『老官兒放心，一些沒事。老孫的買賣，原是這等做，一定先輸後贏。』

說不了，天王輪過刀來，望行者劈頭就砍。早有那三太子趕上前，將軟腰劍架住，叫道：『父王息怒。』天王大驚失色。——噫！父見子以劍架刀，就當喝退，怎麼返大驚失色？原來天王生此子時，他左手掌上有個「哪」字，右手掌上有個「吒」字，故名哪吒。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，踏倒水晶宮，捉住蛟龍要抽筋爲繸子。天王知道，恐生後患，欲殺之。哪吒奮怒，將刀在手，割肉還母，剔骨還父，還了父精母血，一點靈魂，竟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。佛正與衆菩薩講經，只聞得幢幡寶蓋，有人叫道：『救命！』佛慧眼一看，知是哪吒之魂，即將碧藕爲骨，荷葉爲衣，念動起死回生真言，哪吒遂得了性命，運用神力，法降九十六洞妖魔，神通廣大。後來要殺天王，報那剔骨之讐。天王無奈，告求我佛如來。如來以和爲尙，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，如意黃金寶塔，——那塔上層層有佛，豔豔光明。——喚哪吒以佛爲父，解釋了冤讐。所以

稱爲托塔李天王者，此也。今日因閑在家，未曾托着那塔，恐哪吒有報讐之意，故下個大驚失色。却即回手，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，托在手間，問哪吒道：『孩兒，你以劍架住我刀，有何話說？』

哪吒棄劍叩頭道：『父王是有女兒在下界哩。』天王道：『孩兒，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，那裏又有女兒哩？』哪吒道：『父王忘了。那女兒原是個妖精。三百年前成怪，在靈山偷食了如來的香花寶燭，如來差我父子天兵，將他拿住。拿住時，只該打死。如來吩咐道：『積水養魚終不釣，深山喂鹿望長生。』當時饒了他性命。積此恩念，拜父王爲父，拜孩兒爲兄，在下方供設牌位，侍奉香火。不期他又成精，陷害唐僧，却被孫行者搜尋到巢穴之間，將牌位拿來，就做名告了御狀。此是結拜之恩女，非我同胞之親妹也。』

天王聞言，悚然驚訝道：『孩兒，我實忘了。他叫做甚麼名字？』太子道：『他有三個名字：他的本身出處，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；因偷香花寶燭，改名喚做半截觀音；如今饒他下界，又改了，喚做地湧夫人是也。』天王却纔有悟，放下寶塔，便親手來解行者。行者就放起刁，來道：

『那個敢解我！要便連繩兒拾去見駕，老孫的官事纔贏！』慌得天王手軟，太子無言，衆家將委委而退。

那大聖打滾撒賴，只要天王去見駕。天王無計可施，哀求金星說個方便。金星道：『古人云：「萬事從寬。」你幹事忒緊了些兒，就把他綑住，又要殺他。這猴子是個有名的賴皮，你如今教我怎的處？若論你令郎講起來，雖是恩女，不是親女，却也晚親義重，不拘怎生折辯，你也有個罪名。』天王道：『老星怎說個方便，就沒罪了。』金星道：『我也要和解你們，却只是無情可說。』天王笑道：『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，他也罷了。』

真個金星上前，將手摸着行者道：『大聖，看我薄面，解了繩，好去見駕。』行者道：『老官兒，不用解。我會滾法，一路滾就滾到也。』金星笑道：『你這猴忒恁寡情。我昔日也曾有些恩義兒到你，我這些些事兒，就不依我。』行者道：『你與我有甚恩義？』金星道：『你當年在花果山爲怪，伏虎降龍，強消死籍，聚羣妖大肆猖狂，上天要擒你，也是老身力奏，降旨招安，把你宣上天堂，封你做弼馬溫。你吃了玉帝仙酒，後又招安，也是老身力奏，封你做齊天大聖。你又

不守本分，偷桃盜酒，竊老君之丹。」——如此如此。——「纔得個無滅無生。若不是我，你如何得到今日？」行者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，「死了莫與老頭兒同墓。」乾淨會揭挑人，我也只是做弼馬溫，鬧天宮罷了；再無甚大事。——也罷，也罷，看你老人家面皮，還教他自己來解。」天王纔敢向前，解了縛，請行者着衣上坐，——上前施禮。

行者朝了金星道：「老官兒，何如？我說先輸後贏，買賣兒原是這等做。快催他去見駕，莫誤了我的師父。」金星道：「莫忙，弄了這一會，也吃鍾茶兒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吃他的茶，受他的私，賣放犯人，輕慢聖旨，你得何罪？」金星道：「不吃茶，不吃茶，連我也賴將起來了！」李天王，快走快走！」天王那裏敢去，怕他沒的說做有的，放起刁來，口裏胡說亂道，怎生與他折辯？沒奈何，又央金星，教說方便。金星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兒，你可依我？」行者道：「繩細刀砍之事，我也通看你面，還有甚話？你說你說說得好，就依你；說得不好，莫怪。」金星道：「一日官事十日打。」你告了御狀，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，天王說不是你，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辯，反復不已。——我說天上一日，下界就是二年。這二年之間，那妖精把你師父，陷在洞中，莫說成親，

若有個喜花下兒子，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，却不誤了大事？」

行者低頭想道：「是啊！我離八戒、沙僧，只說多時飯熟，少時茶滾就回；今已弄了這半會，却不遲了……老官兒，既依你說，這旨意如何回繳？」金星道：「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，我去回旨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怎麼樣回？」金星道：「我只說原告脫逃，被告免提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好啊！我倒看你面情罷了，你倒說我脫逃，教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，我即和你回旨繳狀去。」天王害怕道：「帥這一去，若有言語，是臣背君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？我也是個大丈夫！」一言既出，驕馬難追，豈又有污言頂你？」

天王即謝了行者。行者與金星回旨。天王點起本部天兵，竟出南天門外。金星與行者回見玉帝道：「陷唐僧者，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，假設天王父子牌位。天王知之，已點兵收怪去了，望天尊赦罪。」玉帝已知此情，降天恩免究。行者即返雲光，到南天門外，見天王太子，佈列天兵等候。噫！那些神將，風滾滾，霧騰騰，接住大聖，一齊墜下雲頭，早到了陷空山上。

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，只見天兵與行者來了。馱子迎着天王施禮道：『累及累及！』天王道：『天蓬元帥，你却不知。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，致令妖精無理，困了你師父。來遲莫怪。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？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？』行者道：『我這條路且是走熟了。只是這個洞叫做無底洞，周圍有三百餘里。妖精窠穴甚多。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的水門樓裏，今番靜悄悄，鬼影也沒個，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。』天王道：『怪他設盡千般計，難脫天羅地網中。』到洞門前，再作道理。』大家就行。

咦！約有十餘里，就到了那大石邊。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：『兀的便是也。』天王道：『不入虎穴，安得虎子？』誰敢當先？』行者道：『我當先。』三太子道：『我奉旨降妖，我當先。』那馱子便莽撞起來，高聲叫道：『當頭還要我老豬！』天王道：『不須囉囉，但依我分擺。』孫大聖和太子同領着兵將下去，我們三人在口上把守，做個裏應外合，教他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纔顯些些手段。』衆人都答應了一聲『是。』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，領了兵將，望洞裏只是一溜。抬頭一望，果然好個洞啊！——

依舊雙輪日月，照般一望山川。珠淵金井，暖燄煙，更有許多堪羨。

疊疊朱樓畫閣，嶷嶷赤壁青田。三春楊柳九秋蓮，兀的洞天罕見！

頃刻間，停住了雲光，竟到那妖精舊宅，挨門兒搜尋，吆吹喝喝，一重又一重，一處又一處，把那三百里地，草都踏光了，那見個妖精，那見個三藏；都只說：『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這洞，遠遠去哩。』那曉得他在那東南黑角落上，望下去，另有個小洞，洞裏一重小門，一間矮矮屋，盆栽了幾種花，簷傍着數竿竹，黑氣氤氳，暗香馥馥。老怪攝了三藏，搬在這裏，逼住成親，只說行者再也找不着，誰知他命合該休。那些小怪，在裏面，一個個嘖嘖嘈嘈，挨挨簇簇。中間有個大胆的，伸起頸來，望洞外略看一看，一頭撞着個天兵，一聲嚷道：『在這裏！』那行者惱起性來，捻着金箍棒，一下闖將進去，那裏邊窄小，窩着一窟妖精。三太子縱起天兵，一齊擁上，一個個那裏去躲？

行者尋着唐僧和那白馬和那行李，那老怪尋思無路，看着哪吒太子，只是戰戰兢兢。太子道：『這是玉旨來拿你，不當小可。我父子只爲受了你炷香，險些兒一和尚拖木頭，做出了

寺！』嘩聲天兵取下縛妖索，把那些妖精都捆了。老怪也少不得吃場苦楚。返雲光，一齊出洞，行者口裏嘻嘻嘎嘎。天王掣開洞口，迎着行者道：『今番却見你師父也。』行者道：『多謝了！』就引三藏拜謝天王，次及太子。

沙僧八戒，只是要碎剮那老精，天王道：『他是奉玉旨拿的，輕易不得。我們還要去回旨哩。』一邊天王同三太子領着天兵神將，押住妖精，去奏天曹，聽候發落；一邊行者擁着唐僧，沙僧收拾行李，八戒攏馬，請唐僧騎馬，齊上大路。這正是——

割斷絲蘿離苦海，打開玉鎖出樊籠。

畢竟不知前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